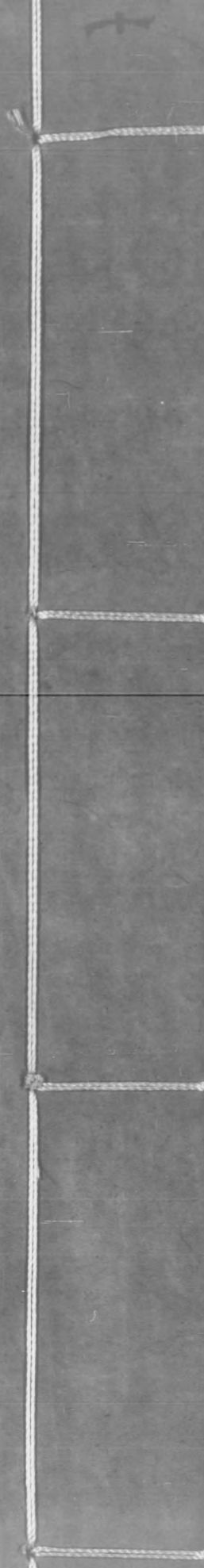


3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五

記

崇福永樂寺記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珮校正

吳江四封以水爲城泖涇淞瀆綺錯棊布浮屠氏之  
居間見於篋莢間水鳥樹林各具殊勝楚粵之郊無  
是景也由州郭西南去七十里有塘曰荻塘有地曰  
雙楊故未有寺而有寺始實際大師永真真字無相  
常熟姚氏子早依慧照大師圓公薙髮受具嘗出遊  
方過雙楊愛其融結完厚據勢不蹇將求席地脩習  
禪觀里大家周氏因聞生悟斥其地數十畝施而歸  
之真誅茅結屋作華光王像昕夕祈叩焚指自擔擔將  
興道場積誠上孚神與嘉應緇白之侶善其戒行聞

者見者委施恐後真度其力與時可以建事迺大興  
土水宏啓寶坊居佛之殿演法之堂縣簾之樓楫藏  
之室君山門庫院齋廡庖廩咸以序爲凡所締構必  
極堅好卑鉢趨庭鍾魚答響曉然壯觀將与名藍聖  
刹角麗而爭華矣內戚謝節使重聞而起信為請于  
朝有旨錫寺額曰崇福永樂之寺使著甲乙流傳之  
令而賜真紫衣師號嘉其白業而煥飾之時則宋淳  
祐之七年也真尋以福建轉運使劉公之招出世建  
寧之安國閣歲謝歸至元十五年年六十三示寂于  
寺之方丈度其徒二十餘人而若普顯普修普信普  
曉普淨普達則其上首也顯繼席十年而修實嗣修  
亦端一有爲益建大閣斲木為盧舍那金身坐寶蓮

華上旁列千佛別印三藏教經五千四十八卷函盛  
度置龕栖左右如龍宮之湧現而帝網之褰開麗且  
密矣初直肇基嘗插草建標曰某當作堂某當作室  
後必有成吾志者人固疑而未信也今千楹萬礎雲  
蒸霧鬱屹為大方之家雖其願力弘深有以致之亦  
由繼述得人克濟斯美可不謂之盛際哉修傳信曉  
而次及於達達且老自念昔吾師實際不階尺寸之  
力規作蘭若依乘佛智幸就功緒為吾之徒被服三  
衣蠲除五欲有宮居粒食之安無更繇賦租之累固  
祖德之封培而法源之流衍者也惟古招提其名迹  
緣起記荊樞機傳在人口周於聽聞以有文字為之  
紀述故能久而益著今吾寺六世百年傳持一道而

碑版無辭圖牒未載何以揭德訓嗣孰專製作其往  
請辭於是其徒元鼎方建業大慈教庠廼介其宗主  
天泉餘澤乞予文之千石泉與予異名同行不得辭  
則為次序其言而繫之以頌頌凡六章章十句頌曰  
巖巖像法決于寰中如月印水如雲行空觸之則是  
境境圓融我行江吳湖澤西東幢利相望殷其鼓鐘  
其一雙楊之洲土非根著灌木深蒲葦焉叢薄孰開  
精藍揭名永樂觚棟鵬騫簷牙獸攫法法毗盧門門  
樓閣其二於維永樂爰始經營以華光王為護法城  
一華既發五葉同榮施道旁流百川就盈致非力致  
成則天成其三緊實際師昔在佛世宅茲空荒修三  
摩地是舍利光珠潛五闕乘大因緣揮發神智譬如

酌泉望滿一器其四際則往矣百年六傳孰引孰承  
其世多賢謂是永樂雖名梵造如一微塵栖於毫顛  
即佛觀佛說法熾然其五法不虛行以人而重四分  
六儀三時禪誦樹影水聲皆其機用以我是心歸美  
讚頌

稱心寺重建佛殿記

釋氏緣業之說儒者在所不論然自其一曲推而致  
之則有感必應無微不顯是皆一理之形非崇虛翼  
偽比也棟宇形器之末初若無繫乎道然迹其廢興  
在人成壞因時足以占像法之汗隆示民情之向背  
所謂有緣有業者豈不較然著哉大都崇真宮提舉  
道士薛君玄養予方外交也此歲退隱貴溪龍虎山

中以書諭予曰我仙浦里之有薛氏始唐旗頭大將軍大司徒公史不傳而譜佚我不知其去公若干世計是官号爵級必出於唐末五季用武之際殆一時之權制歟司徒之後猶向川儒術至宋太學博士邦彥與其子南城縣尉穎尤好浮屠言建寺里中請額稱心度僧甲乙居之繼遭寇燬紹興初穎子習淳熙中習子徹復先後增施園田重新基楨梁虛為樓範金為鍾寺制方備而宋杜已墟會里民有倡亂稱兵掠仙浦而過者寺則再燬我薛氏宋亦浸湮而浸微矣為淳熙之役者恩州南丹縣令則我之曾祖也泰定三年我自崇真南歸主僧妙善以復寺告重念我先世克崇因果成是精藍傳序在我適承其廢而

我寄迹老子法中莫能躬薦土木之勞惟當傾倒囊楮佐興凡役以無忝我所生善謝曰此擅越之弘願而比丘之勝因也予其敢有弗虔明年粟布工材畢具三月壬子佛殿成其崇幾尺縱廣幾尺又明年兩廡成門堂齋寢各以序為莊嚴麗密眈然盛觀過者改視知薛氏之猶有餘祉也子幸以文賁我一以昭往迹而一以厲方來如將諉為緣業則我所未暇嗟夫稱心一席地無法炬之光明無說鈴之化誘賴薛氏之多賢訖重輝而再造玄義妙善雖則異名同行要其尊祖扶宗之意炳如也是役之興殿為巨故題其顏曰稱心寺重建佛殿記尚亦史氏舉凡之例哉元統二年冬十又一月望日製

藥師院記

藥師院栖僧數百指在清江鎮市闌中蓋不知興作緣起而藥師者如來之別號以是名其利固謂衆生顛倒四病得瞻如來妙有光相猶如痿者獲伸瞶者霑飲何必身踐耆域之場手探方七之劑自然安隱饒益稱吾法已由宋寶佑戊午至今大德丁未院嘗三燬賴其徒多才良故能顯致信施屢償屢興愈新愈盛東西行者每覬之以為市區隆美之候像法之流亦繫乎人哉皇慶元年歲在壬子主僧士選性玉相繼經畫而大佛寶殿成豐崇麗密曼異曩稱善士何定山上座杲日實薦材輸力院衆奮踴因相顧言殿役最鉅厥既厶績迺若寺制之當備吾而可諉其

責於是從義傾斥衣盂建法堂普潤哀輯勝貲作三門以和又攻石陶土增築繚垣齋廡庖庖輻集鱗比堯然煥然目睹心竦生大歡喜以為如來覺苑化現湧出隨所敬禮而得開度譬諸晉井鑿深更取清泉以悅衆口轡綆不費水味益佳施者受者皆名報恩爲國貽慶然則古德之以是名院究其緣起不在斯乎泰和二年以和遊京師欵門求記為次其說使歸而鏡之以昭來者九月三日記

慈慧菴記

先佛所詮大抵依智以成言而假喻以顯道今大經所說堂臺塔廟象馬車輿衣袂纓珞揔衆寶以嚴飾約四法而安住將以示開遮之相該權實之用為大

根大器人設也然而衆智有偏圓情識有利鈍玄徒  
白羽隨順脩行猶有待於即境生悟因事達理則莊  
嚴像法殫極華好使人目覩淨光耳聆妙音足踐化  
誠而一方千佛十方萬佛光明勝幢融攝所至即名  
寶坊何嘗不認大經所說爲真實義哉思昔一士依  
止雙檮樹下著僧伽黎衣在家出家說心王法号名  
善慧則吾婺人也雖內院之分身已化而松山之行道  
猶存至今緇素之倫雅崇性相之論王曇頤爲上首  
靈運恐後成佛柳有自來慈慧菴在郡城西北陬故  
爲王氏弟學佛人周覺聰始買居之覺聰早持內典  
有所證入誓息諸緣婦誠圓覺昂以安處施作伽藍  
構殿像佛敞門通道旛彩香華旣凡備諸供養又謂

瞻仰吾法依於一相而流通衆妙實在契經掄材徵  
工復作大華嚴閣贖盡經八十一卷度寘其上斲木  
塗金爲廬舍那佛化身一軀繪經變千佛其左其右  
時節大會四衆咸集然燈散華吹螺擊鼓誦經歌頌  
歸羨報上在大城中隱然爲象王一窟矣於是遠近  
傾信稍以貲來委施無幾而覺聰謝世子覺照承志  
允謹拓闔後隙地益建彌陀殿翼以齋寢揔若干間  
而庖湍厦井鍾磬幢蓋取所宜具皆以緒成凡施之  
出於其私與合之於衆得田若干畝而熏蠟茗劑之  
須無外求者覺照不懈進脩謙已能受聞旁縣龍丘  
有苦行人棄性空嘗涉道自在廼虛左席延而致之  
俾以一音演暢申祝國釐而次以滋利群生蓋其志

不以述事爲已足而以弘法爲已任使居善慧之鄉  
咸脩覺照之行豈有攘袂於其間者哉予友張君子  
長居迦慈慧間嘗道予徃游覺照瀹茗羞供憑誠致  
辭丐予施文傳信方來昔予講禮之暇稍窺覺苑之  
際見世之談實相者迷空假之原論無學者滯有漏  
之因方閔焉悲之竊喜覺照不墮形體墮業識而能  
作是方便以自脩自證在於像季豈不猶賢矣乎菴  
蓋作始於大德癸卯三年而覺成十年而聰化去又  
十五年覺照作別殿而菴制粗備屬茲序績而將有  
賴於吾言吾言何之賴也元統三年歲次乙亥夏五月  
既望蜀山居士柳貫記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六

序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訓導江浦郁珎 校正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通顯矣益縮取奉錢轉  
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藏之  
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  
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貧來京師實客授其家  
間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蓋其所儲自五三載  
籍外羣聖百家之言咸在亦既嚅嚅其腴澤而掇其  
大者用之天下

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  
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



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者至摠摠也帝王之盛道  
在人心固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  
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讖  
緯以談經而經始離黨私門以議史而史始誣傳註  
紀述之家蓋蠶起蝟興十百古人不啻雖以向歆父  
子之錄略班固荀勗之甲乙元嘉之有部崇文之有  
目僅心於一時中祕之藏而已況夫世變不齊文字  
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類吁亦狹矣  
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  
得不然者而豈賸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  
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  
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為易入

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旁薄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  
然五禮六禮之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  
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貿亂之用綿蕞以  
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紊都宮之制上齒之俗微於  
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誦至論鍾律  
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三統已因之無所適主  
雖奉常所肄亦且弊弊於龜茲之部黎園之伎而鄭  
衛不足淫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  
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庶  
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鋪猷叙倫之

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廷之議頌必有及於稽古禮文之事者聖賢遠矣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綱在錄可槩舉而將之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貧之淺學何足以知之輒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東亭圖序

代趙承

百作

東亭圖圖東亭之景也凡亭之景十數而不以名焉亭最勝也蓋東南出古邢城三十里許有村曰竇村是為魏國張忠宣公家別墅而東亭以方名則今大司農彥清父之為之也墅最於村亭最於墅墅有林有畦有堂有廬有百泉之流有蓬鵲之山浮嵐動靄朝姿夕狀頃刻萬變亭蓋一舉目盡得之亭猶圖也圖猶亭也始張氏之上世應宋金隱約於是村者百

有餘年迨忠宣公以宏材備略事

世祖皇帝出入省寺為時名臣而今司農公尤以文學被遇

四朝秩躋第一班亞疑丞直詞讜論實簡

上知村之耄稚莫不誇艷公父子以為村榮而公亦以謂此水此丘吾先人所嘗釣遊水原木本吾無須更忘也故自忠宣公去治第于城而猶即村為墅其後公以魏國太夫人服舍官歸墅居遂築斯亭端憂讀禮外睇瞻白雲行撫嘉樹岷岵之思終焉如新厥今身在

朝廷乃心冈不在林野間嘗指圖而諗余曰吾有是圖猶其有是亭也圖在手即亭在心雖然見圖而不

見亭則畝為實亭為幻也見亭而不見圖則亭為實  
畝為幻也子能以莊語序吾圖實固為幻而幻亦為  
實也余復之曰可圖者亭而不可圖者非亭也圖者  
其幻而不圖者其實也方公年盛氣壯又得遭值  
聖明藻火

鴻業鋪張

大猷是皆有責于公之身凡天地間肖翹之品動植  
之類直公圖繪之一物則夫託一亭一墅於粉墨之  
微以幻為實而尚欲余言系之抑又何也公之家其  
先德之隆世澤之滋則固千載一時之勝而其實宜  
非圖所能盡若余之耄言乃其所以為幻也畫者為  
誰薊丘揚光祖也序者為余余吳興趙孟頫也

席御史文集序

監察御史元城席公卒三年始塋貧為文以銘其窆  
又從其家得遺藁雜詩文若干篇公之友渤海嗣君  
時亦為御史閔公無主後將刻傳之而貧為之序公  
之學蓋出於紫山胡氏涵濡義理之真而含咀道德  
之華初不為葩拊粉澤以飾豔逞巧要自致於用而  
已居京師十餘年始得郎祕丘而曹局乃無一事雖  
食稍廩艱薄益甚然其氣夷慮澹終不肯希寵藉勢  
一跡貴人門戶獨其融悅睥盞之餘時時發之聲歌  
無所病於心故無所失於言大抵醇如也又十餘年  
入御史署遂有言責于時嘯詠之情亦少減矣而忠  
誠悃悞凡所論建於

國體民命尤艱懔焉不幸多病卒不得伸其所言以歿而賴以有存者獨辭焉耳學而不能自致於用豈非命哉考其辭而知其心則公之學要為不悖於其師矣乃若嗣君薦朋友之諒生死不棄汲汲然欲公之言傳世信後其誼可尚也已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嗣君其知政者乎延祐七年三月十二日國子助教東陽柳賁序

### 閻氏嘉禾堂詩序

宇宙間粹美純和之氣巖休發祥固專萃於人矣然而地之所載神之所形成亦間見於物物豈能偏勝哉殆氣之盛而不過有倏然而相感煥然而相符者是則烏可誣也始余知讀訓典見周書所列歸禾嘉

禾二篇蓋亡私則以為成周盛際其氣之磅礴洋溢既已萃而為周呂毛畢若而人則夫物之遇於斯時者鳥皆鳳皇獸皆麒麟木皆連理而禾皆同穎復奚疑哉是區區一禾之瑞史乃屢書之辭雖闕而下下報上之義實猶有傳焉則其盛而不過又可獨歸之氣而已也夫亦忠厚之澤咨于品物者如此而人不得以專之歟厥今文軌四同聲教旁沾凡人寸之翕聚固已上軋姬孔而下陋管商矣宜其草木之英華暢為美瑞層見復出以章章乎氣化流行之盛而卒未之聞焉余蓋後之久延祐七年余與西蜀侯巖亮甫並客京師間為余道汾亭閻君顯卿我友也去濛陽令即居成都毓禾于圃皆同本異稂而岐為八九

至於無筭民謹言曰是祥也閻君能獨有之乎則以  
狀白于郡于行中書相臣曰休哉盍以是美歸之  
天子庶幾有

國之禎符而我茅与耀榮焉乃驛致于京時  
仁宗皇帝方齋居嘉禧殿事聞以禾宣付史館亦既  
特書諸策傳亦無極君復侈

上休德即名其堂嘉禾堂蜀之勝士若朝之聞人注  
注聲之詠詞以斧藻閻氏千載一時之遇於是君改  
令龍遊其子敏道亦辟掾雲南行省適以事來將便  
道過家奉觴登堂絃匏諸詩以為君壽子能序之則  
敏道是來為益有遇矣余聞閻君仕蜀三十年能以  
清績致名譽有子五人崢崢自奮抑賢乎余前所云

粹美純和之萃盖以氣言也盛而不過或于其人或  
于其物是皆感之而至觸之而應莫之致而致之一  
禾之瑞亦曰自夫閻氏者始而豈一家一鄉所能獨  
當之哉余既尊其所聞而信其理有實然乃為之序  
先焉謂余為慕卜者則削之以懲其僭可也冬十有  
一月朔東陽柳貧序

### 送劉宣寧序

昔劉君將令鄴陽仙井虞先生序以贊其行盖未成  
而遭太宜人憂於是服除吏部再調君宣寧宣寧為  
縣疑大同府實戰國趙地漢屬雲中郡高祖追韓王  
信至平城被圍白登後魏道武徒平城都即皆其處  
按圖在單于府東南而鴈門馬邑東北唐稍於邊境

置使節度經略其北去鴈門三百里者曰大同軍則  
府號大同或泐是矣今所統縣有雲中猶用漢舊郡  
名明其西雲內州非郡故地特不知宣寧何自始縣  
豈遼氏有國升府為西京在其時欵初其域臨西北  
邊民生長騎射間而嚮於戰鬪挾犁彎弧乃敢雜耕  
牧塞下人謂其風氣勁武俗習堅強然以文法吏治  
則若束濕何也及

國家肇迺龍荒奄綏方夏時則大同視古畿輔雖並  
建藩王籍兵守圉而疆場不驚鼓桴無警垂及百年  
革傲而恬易悍而柔往往罷弁服而談詩書自同齊  
魯之人故一有賢令長沐之以小惠則愛戴感悅不  
啻乳兒之於慈母宅生司牧而有社有人蓋無昔之

難而於今為易易矣嗚呼是孰知  
累睚休煦涵濡之至於斯乃所謂必世而仁者乎予  
聞

朝廷歲輦粟實和林忙安諸倉至八十萬斛而屯戍  
將士纔免飢色覈卒乘之名數計道路之工傭大同  
一府揔其凡而所部州縣泣其役比年荐侵人畜踣  
死道亡者過半有司下急符責償其家一不赴期則  
官若吏或受譴何賴 二三大臣畫策更制悉出戶  
部參鹽引募有能自輓自輸者入其粟而授其券夫  
既捐利以予商人則餉道之流雲委川會有不脛翼  
而飛行者矣比見行邊使還言困庾之贏大約足支  
三四年而山西八州去秋極豐苜蓿被野畝收皆一

鍾氏去震撼擊撞而就休息安養宣寧方百里縣然  
化易孚而治易致殆莫宜於斯時也以劉君之敏裕  
而又得時與地而施設焉則起卓魯以從之遊尚何  
愧哉方今中臺御史外部廉訪使者皆得承  
詔察舉守今歲上其名迹于

朝有由小邑超授大州者吾知劉君必不釋於薦士  
之藁矣夫考土疆而徵民風令之事也予雖不識劉  
君而樂為君誦之以虞序為足信然而又欲吾失子  
學道愛人之訓顯白於世於是手言

送王吏部簽憲燕南序

河北荐饑而屬去秋大雨水鎮定瀛易固同其患矣  
然太行以南壑谷諸流乘高直灌冶河而下合澤沱

滋陽二水奔放橫溢蓋將澤鎮定而後被于瀛易向  
之未罷既化鼃坎則為是數州之民生意殆極斬斬  
廟堂聞而憂焉乃輟朝士往視其蓄發粟勸分凡以  
安活之者幾無遺策於是 臺臣又言曰燕南廉訪  
使者治鎮而定瀛易皆其所部今民阨於饑去食新  
猶數月不有以厚衛而深養之譬諸人已痿痺氣一  
散敗全無日矣其議選官以聞而吾友王君景先實  
由吏部郎出簽其使事紫衣金魚承  
命即行都人稚耄咸一口言是嘗持御史節按河南  
首擊臣姦去之用是廉問一部豈可犯哉然景先儒  
者平時不務為矯亢之行向獨遇事英發以謂  
天子方張治具而邠民隱顧容一梟鳩其間使善類

蹙蹙不遂誠若吾節何人徒見其排之之力而摧之  
之易不知景先之心亦行其所無事而已况今煦寒  
於既凜濯痰於將殘若安絃焉急則中絕緩則屢傷  
矣本之學術之心而質之試効之果所為揀蓄捍患  
之道一誅強鋤便之心也而有異乎夫是數州之民  
其毋以困悴為傷而覆用自慰則知

朝廷慎簡憲僚之意蓋在乎此然予特懼君之惠將  
不能久專茲也故於其別先序以為信至治二年  
四月九日東陽柳貫序

理成隱居圖後序

吾鄉朱對晦先生在咸淳間為名進士矣中涉憂患  
要自比管寧陶潛而有志不遂乃復挾其取取者此

來京師又自視如機雲二氏入洛時通侯貴卿見輒  
慰薦先生曾不肯少降氣抑辭名之得試江東一縣  
而歸雖身裹章服而心遊澹泊則故畸人靜者也其  
居理成林崦蔽虧墟井參錯間嘗以理成小隱自命  
東平張公夢符為以意圖之御史中丞劉公中書左  
丞馬公而下咸以意詩之或曰先生非充隱者欵則  
悅而笑曰吾未嘗隱而亦未嘗不隱然謂我充隱則  
誣其後去越之上虞令徑歸理成嘯詠山水間十餘  
年以壽終圖則是而人則非矣昔子未成童先子方  
謁故國子博士施公歸忽抵其几愾然曰吾卿綜名  
祿實之學自源祖流大抵猶一日也公且老下是則  
朱對晦伯季庶其似之子時未知言已竊識于懷梢



長獲一再見先生聆其論議騰蹕今古鉤貫繩聯如  
張樂廣庭商飄羽揚肆宣呂旅徐而按之莫不泠然  
赴節然後知其本之在是今先生伯季與先子俱下  
地而予以庸虛偶茲

昌運躡登儒館仰前徽之侏遠慨鄉學之寂寥輒因  
披圖為誌其未九京士會予安得而起之蓋予亦將  
隱矣至治三年夏六月十日東陽柳賚序

上京紀行詩序

延祐七年賚以國子助教分教此都生始出居庸踰  
長城臨滹水之陽而次止焉自夏涉秋更二時乃復  
計其闕途覽歷之雄宮衛物儀之盛凡接之於前者  
皆足以使人心洞神竦而吾情之所觸或亦肆口成

詠第而錄之總三十二首臆置窶家之子於通都萬  
偵之區珎恣溢目收攬一二而遺其千百雖欲多取  
悉致力何可得哉貫越西之鄙人少長累遭家難學  
殖荒落志念迂踈顧父師之歲言在耳常慙焉弗勝  
乃茲幸以章句訓故問廁西廡之武以竊陪從臣之  
末

龍光炳煖照耀後先山川閱竒振發左右則夫絕載  
而鋪張之有不得以其言語之蕪拙而併廢也今朝  
夕俟汰庶幾退藏田里以安遲暮而諸詩在藁懼久  
亡去吾友薛君宗海雅善正書探囊中得舊紙數枚  
回請宗海為作小楷聯為眷豈直歸諱田夫野老以  
侈幸遇之萬一而顧瞻

鼎湖薄天萬里遺弓之痛有槩於心尚何時而可已  
耶後三年至治三年十一月五日東陽柳貫自序

高氏四子字序

木之於植物類也而自芽蘖之微擢之以至於盈把  
而合拱則雨露之所滋息地力之所培養以能汔遂  
其才而為繩墨之所不舍蓋觀於其初而知其末之  
所至則未牛羊斧斤或得以闕其生而毀其全者豈  
木之罪哉徂徠之有松新甫之有柏木之園也公輸  
梓慶一日過而睨之則下者軋凡卉上者干青霄其  
離立錯峙於吾前者用之而有不盡焉然後知才者  
天之所予其條達鬯茂於先正以為落華就實之地  
顧其本之則如何耳易於地中生木之象曰君子以

順德積小而高大夫小而能大由其積也積而能至  
由其順也故小積者大積之漸大順者小順之形枝  
葉之楸根氏之固也上極之崇中題之正也然則本  
於木性之初而知夫未道之必能以有行者用易之  
機也學者進學之功其亦若是而已詹事長史太原  
高君既充其所自得以顯融於時而又將進其四子  
學則以其名問字於予予嘗觀於木而知其所以  
為升乃即其四子之名而為之演繹其義以申告之  
故有本則滋誠之立也本而不端木斯迷謬字本以  
孟端易悴而榮仁之實也生意流通全德弗昧字榮  
以仲仁楨立中物之則也匪植之剛其何能式字  
楨以對剛上衡維棟極之義也隆之又隆協于中矣

字棟以季隆曰端曰仁履吾信也曰剛曰隆思吾順也知升之時則知學之序所為稱物之小而取類之大者以吾字偶君名其亦有遺義否乎雖然父子之恩天之施也一芟一耕無形色之者而氣之滋至莫不思其始以厚其終焉故君子之教惟木為近而若升之順德漸之善俗蓋無非木道之用是則高君取之以命其子之意也惜乎予之言不足以據發君之所蘊而本嘗以胄子從予受經則其義有不得隱焉者矣深體而審察之是在四子而已予何言哉

開元宮圖後序

右開元宮圖一卷宮本宋理宗女周漢國長公主第在杭州清湖橋西第成於景定辛酉公主實以是年

下嫁駙馬都尉楊鎮其後公主薨鎮從北上逮至元辛卯而藉於楊氏三十年矣道士買得之為宮用其法塗墍繪治又三十年當至治辛酉燬于火天運纔一周而廢興盛衰不可復詰者如是是圖所載凡皆楊氏之舊而宮之制不与存焉志其變所以無忘其始也初理宗無子度宗自福即入正備貳而謝皇后女獨有公主兩宮最所隆愛有司希旨為治第惟帳供御下乘輿一等居半歲猶以遠掖庭更卜和寧門東穿堦垣為直道內官宮婢朝夕通饋問而是賜第在清湖者惟居楊氏母方已未庚申間賈似道振掖還朝以功伐自詭上下蒙幕諱言邊事視襄樊秦蜀之賞購不能貸土木文繡之輸將豸驕保淫卒至兵

燹荐起而鼎之存亡遂弗可復計况夫第宅甲乙去故即新僅若擗蒲之一擲者乎雖以竹宮桂館之名易瓊臺璇室之舊而祝融回祿猶眷焉顏之豈将与昆明矢劫同盡而後已耶抑番休迭王之在天者人力果不足以勝之耶不然鳳簫既遠絳節時臨嶽靈川后臧其禁訶祓除獨何為者耶是數之不能不然而物囿其中子亦不得而知之也作圖時宮則未燬其堂榮牖戶森竦邃密矩引繩聯纖踈鉅感精應筭者不能為之羸縮而臺亭沼沁躡廢過半道士頗損蓋之然大略可想見已肩叟真人今上是宮方更為宏敞以脩祠秩初未竟會朝京師以圖示予予嘗竊識其舊乃為序篇而凡有得於黍離變秀之遺聲者

其後焉泰定二年五月廿三日東陽柳貫序

齊太史春秋諸國統紀序

說春秋者知聖人經世之法寓於一筆一削之間而不知假魯史以著侯國之行事其盛衰離合之端其成敗是非之迹有不可掩夫子魯人而魯實周之宗國幽厲傷之舍魯奚適拳拳是心夫豈得已然而王必曰天王正必曰王正所以為託始於茲以深示撥亂反正之道蓋常若文武成康之臨乎前而典禮命討有其宗非止於詳內略外而已也經之所書有常有變常者固不可變而變者則所以為常首王人次封爵此常也主會主兵謀從謀逆則幾於變矣先後之倫或殊號名之實不異以宋齊晉衛而偶秦楚吳越

則栢翳鬻能之宗太伯仲雍之胤夏后氏之胤桀之  
狄道何少息哉道在中國分義猶存故能遏亂略於  
其始及其既散則大權下偏外曩日侵<sub>據</sub>誓盟征伐彼  
得專制進而序列抑以志變聖人一心躡如天日造  
化權輿見於特書屢書將使萬世之遠臨之而懼謂  
其班王室於侯邦薦衣冠於左衽不知言者也貫自  
受讀竊疑列國之事豈皆史官承告所載要之據實  
立文各有其本而貴賤榮辱夷考不誣春秋在天地  
間視周猶魯視魯猶列國以為為魯而作則始隱終  
哀而原於典禮命討者果為天下乎抑私一魯乎艱  
難離索不幸學未成而廢矣比來京師常願求之大  
方以祛矢感見而沙鹿齊先生之言則曰春秋以同

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為  
之者也間嘗叙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於魯尊為  
內屈也先齊於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  
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  
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貫既得而誦  
繹之復次其單陋質之先生以自厲謂予嘗知春秋  
幾何不為孔門遊夏之罪人哉泰定二年八月廿一  
日東陽柳貫序

嘉溪圖序

太原既稱山水之囿而嘉溪以地配名宜絕豚矣其  
地豚故其產不凡珎卉異植雜羽毛之物不能以獨  
當之而勁心瓌特之林注注出乎其間詩曰瞻彼旱

麓榛楛濟濟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明沃土無瘠  
品羨器無褻味然則論其人而不本之其地可乎予  
友段君某其居嘉溪宦遊于南每亟道溪居之勝所  
至即以嘉溪自名其堂示不忘其先也蓋君方從事  
於江西廉訪使者之府用清裁敏識致聞于時其駸  
駸華要以需為

天朝羽儀固若探囊而取物將未能終有是溪審矣  
然溪之閱於昔顯於今者由君發之則溪非有麗於  
於君而君亦非有徼於溪也溪之水可以濯君之纓  
溪之石可以厲君之齒其鮮可以膾其毛可以薦不  
辱以愚不尤以廉媿其德顯其名雖全体乎勁正壞  
持而謂之嘉於君可賸哉夫尊其所出仁也知其所

擇智也予於名堂而知君仁智之兼盡故以意圖之  
且序以實之而因以賀茲溪之有章也引聲而歌詩  
人之義將毋以予言為夸焉

憲幕諸公送許仲謙北上詩序

滑臺許君仲謙為廉訪掾湖南北江西三府考第既  
成遂將陟明天官之版于時江幕多才彥咸賈勇賦  
詩期君顯大以詫吾府得人之勝不鄙蕪陋搜簡請  
序子曰李唐盛世最重同館之好遇有行役必擇名  
園廣榭張飲取樂徘徊瞻眺日盡繼夜雖詩籌酒令  
次舉迭發於睽離闊別之中而其情文所至將已不  
已常足以動風人之逆思章太平之休觀延及于宗  
聲微未殄篇什所在如攬畫圖故夫曰人論世者往

注有取於斯以為治教之成此其驗也今吾府建治于洪而凡江右十一州所部之故令皆得考察其感否而以時刺舉之方膚使之賢飭正官常脩樹風紀而操觚秉翰之英又極東南妙選鐘呂調均冰玉照睽革噐鋤暴威愓化行鴻聲泐譽洽于中外仲謙乃以是時首名薦書而並遊羣俊復能追求典禮示之弥文以風厲當世自余觀之所為期之顯大以詫其得人之勝者夫豈私一仲謙手哉然則微仲謙之潔庶不能以承賢使者之殊知微並遊群俊之豈樂不能以流仲謙之華問而余茲序述特以當異時和鈇吮墨之深資駕駟駟於虛空翅焦鵬於寥廓子於仲謙有後焉耳

義烏王宰二子字序

爵於人之朝者其等五曰公卿也曰大夫士也公尊於卿之尊於大夫大夫尊於士矣莫尊匪公莫卑匪士尊臨乎卑勢相維也卑統乎尊分相承也至於勢分不能以相形而才德之論立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謂矣迺若古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則所謂有疑丞輔弼之德與才而又當矢疑丞輔弼之位與名者也天下信之後世稱之以有其實焉耳昌黎韓子唐之名史氏也論其兄會與其友盧東美張正則崔造喜談經濟而以王佐自許當時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固已許其與夔臯者伴緣韓子之論而高四夔之行君子蓋有權焉權非其實之

謂也然則處而未仕既許之以王佐之才又因其才而遂予之以其名亦何所不可哉晉寧王君出宰烏傷之明年予過縣境以客禮見君君見其二子而問字焉予問與二子接愛其氣夷色莊學端識敏年不可及志不可及膏梁綺紈之習不設于心不游于慮雖出廛間志泊如也問其名伯曰輔字公輔仲曰弼字公弼其所取義則一辭不費而意已獨至有足嘉矣然予則以為輔取持車之義而弼者承弓以致其用者也皆有資於人而人亦資之以為用故以是二言偶諸疑丞之間以為王佐之別稱人之與物有異用哉夫以二子之醇質美行進而之用無不可者冠而筮賓獨以二言製為之字又首以公輔公弼之一

所以期之遠且大者亦曰論其材質可以為公之輔為公之弼云耳蓋有是輔弼之才矣則由士而進于大夫若卿應階而躋循序而至雖同升諸公皆已分內事耳孰謂權非其實哉不然知言如韓子又何為直予四友以四夔之名而史遂著之以為實耶因書以勗二子而且以諗之君焉至元四年冬十又一月甲子蜀山居士柳貫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序

蔡氏玉慶圖詩序

教諭泰和歐陽溥編輯  
訓導江浦郁珎校正

自養老引年之禮不見於庠序而家自為政人自為俗雖以君子庶人之老貴富有於其身者曾不得隨年為品以享夫貳膳常珎之奉則徒行徒食猶為限於力制不獲已然也至於與之疑年而辱之泥塗抑豈先王亦慈惠訓孝弟意哉夫以五十也杖而不從力政八十與之杖而復其子九十就問焉而復其家所為引戶校年隆禮備養而優游於侯道之中者或不能得之於上而子孫燕私之際乃能特其涼燠蚤莫之節適其肥甘輕煖之宜樂其志以不違其心則

亦一家之曾閔一鄉之四代而已學者謂其有仁義之施焉錄而著之固亦網維世變之一機也澗東廉訪使者治吾婺自予歸里亟聞其掾蔡君君美之賢間雖一二見終未悉其所以賢也今年夏忽以書致吳郡朱澤民所為作五慶圖要予序蓋君美世家縣竹而僑居雲間大母徐九十猶在養父檜巖翁亦且踰乎楚菜兒戲娛親之歲矣於是君美復有三子二孫蘭菲芝擘服和韻順每時節上壽五世一堂陳饋羞者休有令儀天之顧綏蔡氏厚矣而君美又能不薄其厚既託之繪事以寫夫不可名言之盛復求能言之士聲之詠歌流之筦絃以章茲一門休顯之符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耇

然則天之厚君美者寧獨其身而諸君子之所以為君美厚者又寧獨干其一人一家哉顧今養老引年之禮失於庠序者如彼而得於燕私者如此則孝弟仁義之端斷自君美教之木鐸采焉彤筆書焉若書與詩與夫不腆之言則亦未為無徵乎尔

### 江浙行省左右司題名序

行省得畫地統民其職制縣內中書而合左右曹為一司官弼宰屬署郎中員外郎員四都事員三率用省臺名臣凡外廷之謀議庶府之稟承兵民之號令財賦之簡稽左右司實贊其決而宰相質其成焉重其任故隆其選也省以江浙名而治于杭者有地方數千里統名城三十三在江以南屹為臣鎮而土貢

方輸之歲上京師者尤為天下最矣夫自建官以來由是而調元揆路執法南端者代不乏人蓋其學相事業彰於既試朝廷信之天下賢之後世稱之其所自致如是官豈能以重夫人人能重之耳至順三年蒼龍壬申之歲魚臺賈君東垣袁君臨沂王君實居是官而揆衡丞弼適皆一時廊廟之良笙鏞協和金玉春應職脩事舉方面晏安曰得考求故實彌縫闕典既列今任人名氏鏡諸樂石而前是之嘗官於是者亦併表而繫之且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嗟乎江浙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固有國之常經而斯民所恃以為安者也今為官紀人而其人之所以不朽而常存與夫隨世湮滅而無間者

則有在矣傳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然則宦轍之更代注過來續新新無窮前脩之軌躅即方來之監視指目具嚴歲訊斯存有官君子尚敬之哉

朱節婦吳氏序

婦人有一醮之禮有三從之義守以勿失惟其心焉然而萬有一不幸嗣胤未立奄喪所天迺能免夫入室之嗟汔遂承宗之託君子之論亦烏得不表而著之以興信厚之風以振衰末之俗夫豈為一匹婦私哉武唐故亭魚臺下邑其地在高平方与之北迹聖人之居而漸涵聖人之澤其來尚矣民有吳氏女生十七年嫁為同縣朱某婦入門而嚬姑善其祇順嫻

黨化其穆雍饋奠無違禮內外無違言閱六年某以疾終一女生再暮父母甥姑憐之為謀改適吳泣涕垂頤引刀割髀肉雜燂香鼎中以死自擔曰夫既以身事人而有二心即亡何以見吾夫父母舅姑亮其確誠不能奪及終喪益嚴孝養而自力於機杼教其女使服女事擇所從必於良族始吳將歸朱時妾張舉子數月已而張止吳躬為保撫息意醲郁人不知其非已出也壯授室有女三歲年二十五六竟卒吳既請於族衆為立後而尤愛鞠其女方甥亡姑老寒則以身溫其衾席食飲必具旨甘姑嘗瘡瘍敷手指節間痛甚吳旦暮為吮瘡傳藥瘡尋愈人以為孝感蓋得壽八十三以没朱氏素艱儉而吳惇然一婦人

幸哉有庶子又早夭微吳婦則父母無所藏而祚胤無所承嗟乎禮義人之大閑學為大夫士猶鮮克真知而允蹈之則若吳婦之堅節特操深智達慮雖天性實然而其土風近厚固不為無助尚可湮沒而無傳哉江淝行省左右司郎中賈君惟貞朱氏壻也間為予道其外姑卓行如是故竊為之序以俟夫觀民風者采焉

宰淵微挽詩序

淵微鍊師與京兆杜原父為方外友前是二十年予曰原父識鍊師見其臞形華髮葛巾藜杖相羊湖山雲月間無求於人而意每自得以為依隱既世若吳宗元元丹丘之倫其制行未必過是也原父比辭徵

栖遯武夷山中間以書來招鍊師鍊師攝衣偃屨欣然赴之至未旬浹一昔化去鍊師之以死託原父與渠源之竈奉鍊師冠劍以藏而庠林遊居之英苟知鍊師者咸相率寄詩以相緋者之謳蓋得如干什焉鍊師揚產而遊方之外其居庠林最久交天下士最廣肆今御焱風以上沁頤名山而一息其神飄飄如鸞皇之薄乎重玄豈復有悲鳴躑躅之意而諸君子者因其不能自己之情形諸聲嗟氣歎之間豈是屈平遠遊郭璞遊僊之遺韻不為蒿里薤露怨復惻怛之新聲凡在編者皆可傳也哀死有詩詩則有序自三良黃鳥始然則序而傳之亦可也睠懷慕卜厥有

序義予之厚鍊師豈在諸君子後哉予則東陽柳某道傳也

### 金石例序

六經唯春秋有例謂其以一字制褒貶可舉此而通彼也史氏用其法載言紀事故亦有凡有例然春秋寓聖王經世之大權太史公倣之以為史記徒例云乎哉自先秦兩漢而下論譔功業為銘為誄著之金石其斧衮侔乎春秋其銖量槩乎史氏使無例以為之統紀則漫且靡矣金石例之作其殆得諸此乎昔予入教國子潘文簡公以集賢侍讀學士領大司成每休暇造公見其簡用紛披筆墨交錯稍即問公此何為邪公曰吾脩金石例彙聚既繁資取亦富固若

是耳予甚疑焉以為言之精者為文推原事始究極物變抑揚開闔傍通互用求之於例例盡則止孰若求之無例之例為有得乎方將從公寤疑而公歿於是餘十年矣公之嗣子同知嘉定州事某迺出斯文言將刻梓以承公志請予序予蓋始得而觀之斯例也先括例次類例取於韓氏者十常八九謂韓之鉅文起八代之衰祚而反之於正有春秋屬辭比事之教焉而例在其中矣懿哉公之用心也肆今而後治金伐石誅德銘功示一王之製作垂景鑠於無窮則斯例之傳其亦有功於韓者哉由是而充之雖至於春秋史記可也元統二年歲次甲戌春正月七日東陽柳某序

俞器之詩集序

鄉友俞君器之既冠流離燕薊間閱其生之不泯而悼其志之莫伸間則作而言曰困而不學民斯下矣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學而已曰自夙夜鞭辟於學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資矣凡其窮居獨處單行遠適所感有蹙舒所逢有離合壹發於詩而和平淡泊之音見於言間予是以知器之有致亨之具而詩其寓耳延祐初予客京師器之亦自餘暨代還益流落不偶而氣足以昌其詩者固未嘗餒每一過從則呼酒引滿取自作詩歌吟賈勇為樂泊予入教國子而器之懷廬江令尹章南出矣又數年予遷奉常則聞器之既受代即死廬江器之無子其婦羅氏數千里

奉匱還買地卜葬且為之立後凡所以經紀家事者尤盡心焉今又將刻其所著詩而請予序其篇端羅氏之不忍遂死其夫如是哉羅氏故翰林直學士羅公漢臣女始羅公得器之於僂辱中而妻以是女於時器之母子未相聞也于後器之得官歸母尚無恙羅氏之致養於其姑者甚謹蓋器之之遭兵禍以有母故器之之以身徇孝訖全其母與羅氏之欲表其夫以資不朽是皆天典民彝之所以不泯而常存者也况其詩之有關於世教若讀通鑒諸作真得史外傳心之要雖欲不傳得乎器之凡行有翰林應奉黃君潛所次俞孝子傳在此可略也

送段吉甫州判序

科目取人之一路而其消息盈虛則視時向背唐宋盛際固嘗屢得其機矣糊名考校之法雖詳且密而已與夢卜求賢之意同一轉移傳曰當其可之謂時時之所向人才係之非其機欤予學不遭時而老既偏之獨於人才之進退有槩於心故自延祐設科以來觀一士之升名則喜見顏間以為人才國之元氣封培護養至於有成夫豈一日之積譬諸稼穡滅裂而種之鹵莽而收之望其困倉之贏烏可得哉始予未識吉甫而讀其所為詩氣浩而志充聲長而光潔知其中之所存有不屑屑者焉于後吉甫舉於其鄉上南宮得高弟子客京師吉甫不鄙定交予意吉甫出賦橙棋月析之詩入吟絲綸鐘鼓之句為日久矣

今年春予以流落不偶薄遊中吳則聞吉甫繇常熟州判官受代將此上錄其近作數十篇寄予益恬夷容曳悅可心目予是以知吉甫之優於政而邃於詩雖不近名名固隨之昔白樂天劉夢得皆以進士久次典州于吳採摘物景描摹山水謳吟略徧非惟二公去不忘吳而吳人之思公者亦曰山川寂寥聞乎無聞以二公之去此久也常熟名州於吳為屬郡吉甫少嘗侍宦遊焉畫戟清香之適豈能貸夫角弓嘉樹之思吉甫去是而羽儀天朝凌青邈紫直不旬月間耳觀時所向發舒夙學使決科取士之効顯白於天下予雖退老山林尚能歌棫樸之雅以興君子之風於其行也先之以言

提舉司廳壁題名序

予至官之明年稍葺署居完故益新既又稽歲牘得前任人名氏并其涖官遷秩之歲月興起蕭公許公正貳負摠廿五人將刊列于石而虛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繼書焉即冠以序序曰提舉學事古無是官宋中世建學立師始用是入銜尋復省減而以轉運使副涖其程試進黜之要有勸誘無徵令統屬既尊時議稱為學臺

國朝稽古右文制定官名提舉儒學乃得專署初猶介領諸道後唯行中書治所合置一司雖視秩第五而臨據乎校庠序之上曹務甚簡師資攸繫非館閣掌故之目聲實兼茂者固莫宜居之余以晚出後至



念瞻前脩未嘗不赧然而慙悚然而懼蓋鄭公許公於余為執友貢公劉公比接班行而吳公方今儒林之望也執軌轍之似昧衡轅之非徒欲希風躡景以竊睨其光塵殆不啻効下里之顰鬯墊角之中迹之愈近而求之愈遠矣嗚呼余所偶得者名也其不可必得者實也孰開其先孰引其後因余之孱而併泯群彥之實之美豈理也哉夫承徽乎照乘之珎而延昭乎炳燭之鄰此余之所恃以全而且以祈之方來者耳序而伸之則何讓焉泰定四年冬十又二月廿五日東陽柳貫序

韓勤氏三子命字序

西洛韓勤對敬故嘗與予遊他日見其三子而問字

焉予曰父之愛子無所不至善其名所以善其身孟子謂責善則離是恩與義而言之也夫以雖為不祥而以善為不足責不幾乎傷恩而賊義豈誠愛其子者哉今子愛之而欲其之善得為父之道矣子請繹其所以名之意而字其子洵曰宗直其中子溶曰宗理其季子淳曰宗厚而為之辭曰直言德理言用厚言本也蓋字書謂洵水名詩人假為忱恂之恂故釋詩者即訓洵為信其曰洵直曰洵美者必其中之直而後外之美形焉此直內之敬而无妄之誠所由立也至若從水從容而為容從水從羣而為淳按韻書溶水盛貌也淳質也曰盛曰質其之於義各有攸主矣且天下之至動者莫如水盛而不溢安而弗

撓則動靜相形淵洄淪漣而文理生焉夫理以用言  
侶矣而以厚言本何哉盍亦反其始耳故達必涓涓  
盈不涖涖如齊在盜沈浸醲郁芬芳鬱勃無弗厚也  
雖然學為人子學為人弟求諸吾身而已惟心無私  
曲則自知之明自信之薦而善為誠善德為實德矣  
然則直非學者之始事乎迺至葆慎於盛大流行之  
餘而晦藏於文理昭晰之後期貞質其弗虧俾單厚  
而益固則理之與厚又豈非學者知終之事乎嗚呼  
養之不有文何所施藻績之華由質迺見凡兄弟弟  
一本相戒三子之年子不可及矣因子言而有教焉  
是則對敬不鄙問字之意云耳予欲隱安得而隱哉

送

雲卿教授赴官嚴陵序

雲卿淳熙鄉相魯公諸孫也年方盛壯學有端今  
將教授嚴陵行日薄里友皆為詩若文致祝規之意  
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士一命而以詩書禮樂施教  
於邦國其職蓋與侯伯侔重矣侯伯以政校官以教  
教不足而後有政以翕張之則教道之任豈不尤重  
乎哉嚴陵與吾婺壤相接也東萊成公初莖為其校  
官日張宣公實綰郡符聲應氣求化孚惠合一時交  
相引重望如鄒魯其所以為教為政有出於詩書禮  
樂之外者乎今其迹班班而在著之家集可按知也  
雲卿以其所聞推之為教吾見其術裕充溢真能易  
古人之所難而軼於令人真易易耳雲卿居城西姜  
塘之上成公昔取大易麗澤講習之意以名所居之

齋其地去不百武雲卿之先府君成齋先生尤能有會於心以其世學迺續前開風徽未泯也雲卿行哉攬蒼泱之清氣寫蕭灑之遺情教道之昌是亦前人而已予所謂与侯伯侔重者盖在此而不在彼也雲卿行哉

送白彦昭序

柳子謝歸浦易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彦昭三年宦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為哀詩贈錢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盖未嘗接君而烏乎言立夫曰吾客授馬建山中迹彦昭之署居見彦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講聞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回溪疊嶺百餘里間雖荒年飢歲民甚困

悴一析之驚一厖之警寔無聞焉農忙樵隸園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眙吁駭謀為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楮裘濟之亡楫以彦昭之宜氏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為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土地之入捐而予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織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畷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肯少卑其官哉然則有地与民而淳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彼攘矯虔之習蛟鰐橫而鼯鼠躑躅畢獲弃弥山豆澤曾不足以草其枯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為是烏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悼鞅去

嗚呼職業之不脩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為鄉  
在浙水東一席地易治耳而賊曹掾歲滿第得九品  
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  
其不懈於讀書誦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  
於夫子告康子之言曰書為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  
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於知言之義抑其聿欵

送趙永嘉序

昔予未更事時讀皇甫湜廬陵縣廳壁記而疑其言  
之過許也以為縣地方百里令秩三百石凡而政治  
教令承之於上者吾得推而下之於民亦何至如東  
溼如跋盪而惟撓舛譙讓之避哉中歲出從宦牒深  
涉世故則自畿赤緊望縣而下見其處勢蹙縮過甚

而恠湜之時何以遽若是耶談者每謂古今異宜而  
獨為縣之難在昔已然又何惑乎令今敬舛之改令  
永嘉子知其無撓舛譙讓之避者也然永嘉在浙水  
東為大縣矣而索言其大則非謂版藉之蕃庶有土  
著而無亢食也非謂土田之廣斥生物滋而用物饒  
也又非謂邑屋之富麗珍貨萃而市賈充也蓋曰大  
邦維藩元侯作鎮諸使之輶傳所臨賓客之道塗所  
出飾次舍而具委積簡卒乘而供勞遺惟縣之求惟  
令之貴故寧保鄣之不先而無寧趨辦之或後然則  
長民之職果若是而已乎縣之所以為大亦心是而  
已乎以敬舛之才敏用裕一出手致是無難也抑湜  
所為歎息言之者何足以挫敬舛之朝氣哉乃若牒

訴紛拏而有理以照燭之賦役趣數而有道以均調之猾胥弄獄而有法以糾繩之豪民舞智而有制以禁格之以理道為權衡以法制為銜勒亦固反諸吾身而信質諸吾心而無歎焉耳敬牀強學好問憂居數年涵養益熟體驗益精發其素蘊而治茲海隅方百里之地若挾利劍而剗犀兕駕輕車而騁康莊也如予之遲鈍怯懦尚敢鼓譟一言以助發其鋒銳玆至順元年冬十又一月丙午烏蜀山耕樵人柳貫序

浦江縣官題名序

浦江自唐天寶間始縣而縣在浦陽江源之溪上故因以名焉入國朝稽人戶版宜為中縣署達魯花赤縣尹皆正七

品主簿品亦從八其職固有正貳而出政令議刑法則同歸於理而已粵初定職制迨今踰六十年官輟之有去來縣政之有廢舉其簡在人心與載之與論者其善其否不可掩也然姑以滿三載為代而通計之亦一官閱二十人而羸其間以最即遷以故過住又所未論予惟縣人壯而游仕於其累任知未悉也而得諸耆老之議則為之長者若忽都魯沙公之拯荒弭盜策略明允八兒思不花公之儒雅溫鎮卓有猷為為其令者若趙公泰之久於其官而民益信苻公友直之愿恪有守終始不變雖遠或數十年近或七八年而政蹟章章可考不誣則夫天理之著于民心事以論定真如衡之在懸鑑之在矚尚孰得而轉

移之於他官署皆有題名而茲縣獨闕至正改元之春達魯花赤波羅君自陝西行中書掾遷署始來方以勤敏脩舉職業為事乃命吏稽牘得前任人名氏合若干人將鏡之樂石顯示方來請予文以冠其端予曰題名為繫年著代而作無褒貶也然政有廢舉行有善否由後而視尚凜然勸懲之義與史法以俱傳後之君子因其有紀而益思所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則民之信之天實臨之為善之効庸有既乎是惟波羅君拳拳彰注勸來之意而予不腆之言亦不為徒教而已也夏四月壬午序

海隄錄後序

昔陽夏謝景初吳興施宿嘗先後令餘姚皆嘗建海

隄之役矣謝之築自雲柯至上林為隄二萬八千尺施之築自上林以及蘭風為堤四萬二千餘尺而王文公記謝事畧而不詳樓宣獻記施事謂隄之為害近世尤甚大率歲調夫六千役二十日計工十二萬費緡錢萬有五千勞費如是民力有不能堪乃列于府子監司而縣出緡錢四千三百有奇邑士大夫鄉人助亦三百萬提舉常平至助穀三百斛然築隄四萬二千餘尺之中石隄四處僅五千七百尺而已則餘隄皆不過用土其靡費錢穀之多已如此而秋潮之湍悍不常田功之備禦尤切於是議建莊置田裒其歲入以供脩築之費庶幾民有息肩之望其為慮遠矣嗟乎今去施公又將二百年田既籍之於官而

潮汐之侵齧日益為害救災捍患固當隨時制宜然古昔已效之策在後人亦不可棄而不省此海隄錄所以著文公之記而繫以施公前後區畫二疏欲使人之知夫海隄之役不可以不加之意而權其輕重以為損益顧在乎人之弛張闔闢何如耳至元四年戊寅之夏州判官葉君恒方再興隄役而施君之石隄淪沒已久方定議壘石代土以為經遠之謀度其長至二萬四千尺有奇二有緒矣明年已外君始購得舊錄於里民王氏喟然歎曰此吾事之鑑也泯泯無聞得手將重刻之梓傳亦無窮予嘉君究心隄事纖悉不遺如此而其不沒人之善又如此因其有作故 而出之宜獻記文舊錄不載而郡乘有之亦併

繫焉

說

社思成更字說

予友社君年過四十而猶自媚于學孜孜焉如恐後於人者以予倦而歸休且有一日之長時、竭蹶過從證其所得而質其所疑蓋于茲二年而弗有懈焉間忽拱而言曰昔吾父以斌名我而朋友以國賓字我予茲覺其義之弗協也而欲更之子其有以勗我哉予曰字書彬文質備貌亦作斌份而監韻第云亦作份則從文從武而為斌韻固已非之而不收矣傳曰文質彬、然後君子謂文質適中而後得為君子則彬、者固成德之符而人之所以為君子常以是

而驗之歟蓋學可勉而至德必養而成養之熟不熟  
固繫學之至未至孟子所謂知言者至之、事而養  
氣者得之之功然則配義與道之氣以直養而無害  
則知為致知言為知言德為成德而踐於君子之域  
也果矣古之君子愛其人則憂其無成憂之也深則  
望其成也切望之忠也憂之亦忠也予之告君亦忠  
吾之忠而已故敢正其名曰彬而奉其字曰思成且  
序其說以復於君焉如此烏濁山耕樵人柳貫述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七



